

旷世绝恋

闺

GUIMI ZHISI

蜜之死

李
啸



假如人生不曾相遇，

我不会了解，这个世界上还有这样的一个人，
让人回味，令人心醉；假如人生不曾相遇，
我不会相信，有一种人一旦爱上，
就叫人以身相许。

中国文史出版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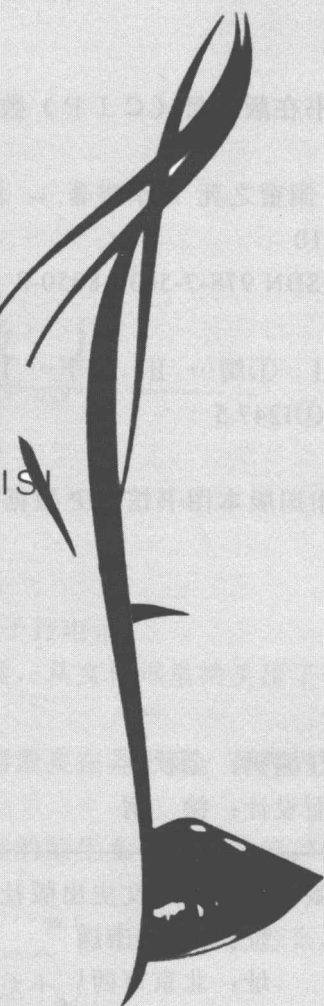
旷世绝恋

闺

GUIMI ZHISI

蜜之死

李
啸
／
著



中国文史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闺蜜之死 / 李啸著. -- 北京 : 中国文史出版社,
2016.10

ISBN 978-7-5034-8050-8

I. ①闺… II. ①李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6)第 202163 号

责任编辑: 全秋生

封面设计: 徐 晴

出版发行: 中国文史出版社

网 址: www.chinawenshi.net

地 址: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23 号 邮编: 100811

电 话: 010-66173572 66168268 66192736 (发行部)

传 真: 010-66192703

印 装: 北京印匠彩色印刷有限公司
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开 本: 787×1092 1/16

印 张: 15 字数: 240 千字

版 次: 2016 年 10 月北京第 1 版

印 次: 2016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: 35.00 元

文史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文史版图书, 印装有错误可与发行部联系退换。

第一章 墩儿

“喂，法官大人，您好！”我捏住鼻子打电话。

“你好！请问你哪位？”他接过电话，从文件堆里抬头压了一下座机号码。

“我是您一崇拜者，有个很棘手的问题实在弄不懂，可否当面请教您。”

“本先生从不接待任何一位故作姿态的陌生女子电话答问。”他诡秘地撇撇嘴。

“哦，不过，昨天还偷偷地陪一位妙龄女郎吃饭来着，怎么，这会儿倒挺正派，真的假的？”

“昨天呀，那是我孩儿妈，好啦，傻妹子，你就别装了，我还听不出个你？再说了，你这不是用家里的座机嘛。”

“哈哈，狡猾狡猾的，这是家里刚换的新号码，你怎么知道的？”我放开鼻子。

“没我不知道的事儿，想骗我，你还嫩了点，我说你这个大美女，没事逗我干吗，这几个月没见，是不是想姐夫了？”

“哼！想得美。”

“哎，你这个没良心的鬼丫头，这都多长时间没见姐夫了，还不知道想想姐夫？不想就算了，干吗骚扰我，我这正忙着哪，挂电话了啊。”高大魁梧的中院刑二庭庭长，姓海名虹，是我表姐夫，平时只要遇到，开玩笑常要开到我脸红，所以我先逗他玩玩。

“敢挂我电话，我告诉娟姐，削你啊。”

“削我，她才舍不得呢，我说你这个大忙人平日里忙得要命，见你一面都难，这是你第一次给姐夫打电话吧？”

“就你这种职业，和医生一样，给你们打电话的可能都是倒霉蛋吧。”

“也是啊，不过，谁都有可能遇到什么麻烦事给我打电话，就你这个乖乖女不会。”

“这点我确信无疑，不过说到美女，我可以排除，我娟姐才是当年警校的校花，哎，只可惜嫁错了郎，便宜了你。”

“哎——我说你这个小妮子可真是没良心啊，姐夫平时对你不薄，干吗老看不起我，怎么说姐夫我当年也是政法学院响当当一大帅哥，要不是你娟姐哭着喊着要嫁我，我可早都是别人家一口人了，哪轮得上你叫姐夫，是吧。”

“你就臭美吧，就我娟姐眼光曲线，怎么就……”

“怎么就会看上我是吧？告诉你，赶快去谈一场恋爱，到时候，你就知道为什么了。”

“不要，我年龄还小，我可不想过早地结束快乐。”

“傻妮子，别总看那些个影视剧里面，把个感情渲染得既美好而又难以遂愿，现实中可没那么复杂，一旦相爱，条件成熟，就结婚生子，一家人其乐融融地生活，就像你们家一样，那你说，你妈妈结婚后难道就没有快乐，尽是痛苦吗？”

“这个不一样，我爷爷奶奶的时代追求温饱理想，我爸妈青年时代的远大理想破灭之后，为了生存，也只能尽力就行，我就不同，我遇到了一个好时代，我的理想丰满而坚实，我要撒着欢儿奔它而去呢，什么情啊爱啊的只能暂时靠边站了。”

“哎哟，等你哪天碰到一位年轻才俊，爱到死去活来时，我看你再嘴硬。”

“死去活来啊，对不起，让您失望了，因为根本就不会有那一天的。其实我这人吧对于感情这事呢特理性，看都看怕了，它再好的感情也经不住岁月的磨砺和风霜严寒的摧残，伤人伤己，我敬而远之啊，好啦姐夫，我们不说这个了，先帮老妹一个忙呗。”

“干吗？案子上的事你免开尊口啊。”他变了声调。

“别担心了，本人是一大良民，永远与案件扯不上什么关系，我在学校选修了法律专业。所以呢，我想先到你们那里打两个月短工，无偿服务也行，可以吗？”

“怎么，把我们这里当试验田啦，这么急着想试探你学的那点知识，你也太心急了点吧？”

“这不实习期到了嘛，我想找点事儿干，先练练，怎么样啊姐夫，给小妹一个机会，这扫扫地擦擦桌子打打字什么的我还是胜之有余，考虑一下呗。”

“我说妹子啊，你上的是名校，学的是现代语言，这将来不是记者就是作家的，选修什么法律，姐夫可提醒你啊，要想活得舒心，最好离我们这行远点，这可不是年轻女孩子想要的理想职业。”

“您没听过人们常说的理想很丰满，现实很骨感嘛，我又不会痴人说梦，还理想的职业呢，趁脑子还好使，我也只是给自己多修一条路罢了，免得以后只会写几个字其他什么都不会饿肚子，现在呢又是实习期间，这闲着也是闲着，找点事儿做，先充实一下自己呗。”

“本来电就很足，小心充爆了啊。”

“我是一款新手机，吃饱了才好用嘛。”

“嗨，诡辩，那你想干点什么，我们楼梯需要一位清洁工，干不干？”

“清洁工？好啊，随时随地都可以旁听个重要案件啊什么的，长长知识，是吧？”

“想都别想，案件可不是谁想听就可以听的。”

“干吗，欺负我不懂啊，帮帮忙吧姐夫，你看这从懂事起呢，我就一直捧着个书本念哪念哪，人都快给念傻了，想早早地体验一把人生百态，看看这花花世界嘛！”

“还花花世界呢，我看你啊，会被吓着，你这个娇生惯养的独生女，从小手没沾泥脚不踩水的，哪能体味到人世间的悲苦与人性的险恶，真的，姐夫劝你还是到电视台、报社之类的地方去转转，到时候——”

“法官大人，说话得讲良心，这几年我可是一直都在勤工俭学，靠自己的双手养活自己呢。”

“好啦，不跟你闲扯了，不过，要想旁听嘛，今天下午就有一个死刑犯要宣判，公开的，在一厅，要来就趁早啊。”

“太好了，几点？”

“好什么好，你也太不懂事儿了，有人要被判死刑……”

“哦，对不起对不起，几点钟？”

“下午三点。”

“知道啦，谢谢姐夫！”

下午二时许，我去约同窗好友金月儿。

月儿家住在一条杂乱的小巷中一个灰色的单面三楼，那是她妈妈单位以前的宿舍楼，最后安排给了一些职工当了家，屋门一个挨一个，走廊全是锅碗瓢盆。

此时正是大西北的阳春四月，天空晴朗阳光明媚，我俩长发披肩，一身户外便装，足蹬运动鞋，潇洒而自在。

“美女，我昨晚没睡好，正想补觉呢，你叽叽歪歪地就来了。”月儿白皙美丽的瓜子脸在阳光下反射着嫩白的光，一双漂亮的大眼睛此时有点迷离，她嘟着红红的嘴巴埋怨我。

“没睡好，想谁呢？”我故意逗她，我知道她眼高，一般的男孩子从不入眼。

“还能想谁，他呗，和他吵了几句，气得我凌晨才合眼。”

“他，谁呀？”我一时有些不解。

“就他……我不告诉过你嘛，健忘婆。”她嘟囔道。

“我没印象，你什么时候说的？”

“董斌啊，我前些时候不是告诉过你的嘛，哎，我都怀疑你这学到底是咋上的，一点记性都没有，朋友的事儿不是事儿啊？”

“嗨，我学咋上的你门儿清，有神马问题吗？”我倒背双手，笑着故意逗她。

时间尚早，只有两条街的距离，我俩一路不紧不慢朝法院走去。

“不和你说了，还好朋友呢，关键时候掉链子。”她佯装生气。

“哦，就你说的那个……追求你的那个大叔啊，我以为你就那么随口一说，这么短的时间，你们就……就较上真啦，这有点不像你的风格吧？”

“哎，什么大叔啊，这年龄大点他才懂得珍惜，懂得付出。再说了，他事业有成，年富力强，人长得又帅，又能真心待我，什么都听我的，将来也能帮帮我们家，靠我啊，我们家这辈子都翻不了身了，这就像一个人从一楼开始往上爬，而另一个人乘电梯上楼，哪个更省劲儿？你也知道就我们巷子那头那个别墅里的‘阿庆嫂’，人家二十多岁，租的别墅里也只有三张桌子的家常菜，可你看她，浑身名牌进口车，来的都是政府官员和企业家，论文化程度，她初中都没毕业。何况我就是正儿八经地找个对象结婚，想让自己生活得轻松一点，这没错吧？如果能嫁给董

斌，那种高起点的生活，会省下多少奋斗的血和汗哪。”

“哦，成功人士，高起点生活，好熟悉的词汇，可这是现实生活，您老人家可得慎重行事啊。”我不了解情况，有些担心她，可她却突然蛾眉双皱，骄阳下一脸的凝霜，我只好笑着讨好她：“当然，我不了解情况也就没有发言权，”我认真地看看她的脸，“看来你老人家是真的动心了？”

“我当然是真心的，”她突然面对我，表情有些异样：“我……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好非常好的人，我是真的……真的爱上他了，和他在一起，我感觉很幸福，这是一种可遇而不可求的真挚情感，这生我再也不会遇到了，祝福我吧，李萨，能够得到我最好的朋友的祝福，我……感激不尽。”她眼里泪光闪动。

我有一些被她的激情打动了，就大大咧咧地说道：“哦，他哪哪都好，既然他那么好，那你就去爱呗，伤什么脑筋啊。”

“你不知道啊，我这里越是爱他，想更深地了解他依赖他，可越是感觉他这人好多时候都让人捉摸不定，显得很神秘，他的公司不让我去，就连大街上拉个手也不行，哎，这个，就这个是他公司的办公大楼。”说话间，我们正走过街道一个十字路口，她指着一幢很气派的大楼给我看。

“哦，不错哦，月儿，这事儿好像是你寒假说过那么几句，时间久了，我都快给忘了，他是干什么工作的，家在哪里，结过婚没有？”既然我最好的朋友已经陷入爱河，那我一定得替她好好把把关了，我们手拉手，边走边聊。

“婚当然是没结过了，他说小时候家里很穷，没钱讨老婆，说起来他也是个苦命人，从小失去了父母，是奶奶把他养大的，他十几岁就离开家，带了家里所有的积蓄十多元钱，在城里买了一辆旧三轮车，起先是给别人搬家、送煤球、跑个小腿儿什么的，一天块儿八毛的连肚子都混不饱，一直到现在自己开了家公司，怎么样，厉害吧？”

“是，很厉害，他的公司是做什么生意的？”

“好像主要做房地产吧，有几个工程队，另外，还开了一家酒店，刚才那幢十二层办公楼有一半是他的。咱们虽然是个小城市，但这些年的发展迅速，这给了他很多机会，他说他最初的好运来自他曾经在一个工地上认识的一个包工头，那人很赏识他的勤快和诚实，经常给他一些轻省活儿，有些什么好处也想着他，跟在人家身边时间久了，也就认识

了一些场面上的人，多年以后，他省吃俭用，攒了一点钱和一些人脉，包一点零活儿干。他为人老实本分，干活从来不偷工减料，靠诚实和信誉起家，闲聊的时候，他常常说起他的打工史和受别人欺辱的事情，他是真的很不容易。”

“可年龄的悬殊真的不是问题吗，我记得你说过他都快四十了？”

“那有什么，年龄大社会经验丰富，成熟，我太喜欢他时而像个兄长的语重心长，时而又像个慈祥的父亲般对我的那种百般呵护的感觉了。”她一脸的容光焕发，眼睛闪闪发亮，那种甜蜜幸福溢于言表。

“既然他哪哪都好，那就好好珍惜吧，这世界上可没什么十全十美的事儿，只要你高兴，那我就祝福你喽，好好把握啊。”我心里暗暗计算他们的年龄差距，她和我同年，二十二岁，他比她大十八岁，两代人哪，可那又怎样，爱情来了，谁也挡不住。

我俩边走边聊，一会儿的工夫就走进法院大门，然后直接去了一楼的一号法庭。

能坐四五十人的厅里，木条椅分两边整齐地摆放着，一边坐了七八个男女和一个大胖子，他们正激动地指手画脚述说着什么，而另一边空无一人。正在这时，从后门走进一位极其憔悴的、嘴唇干裂、花白的头发有些蓬乱，但衣服还算整洁的六十多岁的老妇人，她步履蹒跚，低头坐到空无一人的另一边最后一张椅子上。她腰好像有毛病，落座有些困难。

我拽着月儿悄悄走过去坐在她旁边，月儿扯扯我的衣袖，我知道她的意思，是不想坐在老妇人旁边，但我从来都是一个同情弱者的人。

少时，几个执法人员鱼贯而入，有谁喊了一声起立又坐下，我那仪表堂堂的表姐夫——庭长大人身板笔挺地走了进来。

我这人有个毛病，遇见人老爱琢磨，表姐夫以前当过兵，上过大学，毙过犯人，如今做法官，而表姐是警官，我戏称他们是残酷的刚性工作者，无私无畏且一丝不苟，也容易给人上纲上线，毫无弹性可言。故而，尽管姐夫常拿我开玩笑，可我还是对他们敬而远之。

正胡思乱想着，就见两名法警一脸严肃，跨着大步带进来一位三十来岁憨憨的年轻人，身旁的阿姨忽地站起来又跌坐下，她浑身颤抖不已，双手掩面不再抬头。我想，这个犯人肯定是她的儿子，而坐在另一边的一伙人一看见犯人被带进来，呼噜噜一下子开始骚动起来，大有一哄而

上置犯人于死地而后快之势。在法官“啪啪”的槌声下，他们才愤愤不平地坐下来。

虽然我们坐在最后，可审判庭不大，我清楚地看见犯人高大健壮，浓眉大眼，表情憨厚温顺，一脸的无辜和随和。他戴着手铐站在两位法警中间，像一位无辜者被错抓了就要当庭释放一样。

身旁的阿姨终于慢慢放下手抬起泪眼，她颤巍巍的双手背上青筋凸起，紧紧地抓住前面的椅子背。我没有劝慰，我知道，接下来，我会有大把的时间去安抚她。

在此期间，审判员慷慨陈词并拿出塑料袋中半截啤酒瓶作证：犯人刘盼盼，年三十二，长久以来对有钱有势的妻子怀恨在心，趁其不备，假装喝醉，用半截啤酒瓶子杀死怀孕七个月的妻子吴玉，一尸两命，该犯对自己所犯罪行供认不讳，系故意杀人罪，判处死刑，今日起呈送高级人民法院核准，如有不服，可在当日起十天内提起上诉……

犯人刘盼盼在此期间目光清澈，淡定自然，可当他的目光不经意间与我身旁的阿姨相遇时，他突然表现出彷徨不安和深深的愧疚，我似乎听到他轻轻地叫了一声“妈妈”。当法警把他押下去时，他又朝母亲投来人间最最绝望而又痛苦的一瞥。那绝望的一眼深深地刺疼了我，而阿姨突然站起身，伸出双手朝着那被推出门的背影大喊一声“墩儿——我的孩子——”一声撕心裂肺的呼喊伴着痛哭和战栗在大厅里久久回荡。我惊魂未定，突然门口一阵骚动，是犯人，只见他裹挟着控制他的两名警察冲进门“扑通”一声跪倒在地，边磕头边嘶哑着嗓子含泪喊道：“妈妈，妈妈，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……妈妈，都是儿子的错，我错了，对不起妈妈，您忘了我吧，就当没养过我这个儿子吧……我该死，都是我造的孽，都是我都是我……”他的头如捣蒜般在地上咚咚地撞响着，双臂还被扭在后背。一切都来得太突然，等阿姨回过神来，几次站起来又双腿发软跌坐回去，呼啦啦，她的儿子被一群警察拎起来快速带离。这种人世间的悲惨的生离死别的场面震撼到了我，我的心跟着颤抖，泪水涌出眼眶。可没想到，这种悲惨的一幕还没消退，突然，坐在另一旁的七八个人号叫着呼啦啦一拥而上，冲到我们身边，为首一个大胖子带来一股热浪，伸手一把拎起我身旁的阿姨破口大骂：“你这个死婆娘，竟然还敢来？你还真不怕死，啊？我呸！”他撮起口水，吐到阿姨脸上：“你个老不死的，你养的好儿子，杀了你们全家我都不解恨。你个老不死的，你来给你那个狗日的儿子收尸啊，啊？你等不及了吗？你个老东西，等

你儿子人头落地，我买几万块钱的鞭炮，我从早放到晚……”一伙年轻人也指手画脚大骂出口：“判个死刑也太便宜他了，就该千刀万剐，五马分尸。”

“就是，给他个铁枣儿让他尝尝，放着清福他不会享，竟然把我们老板的掌上明珠给杀了，一尸两命哪，太残忍了，杀了他都不解恨。”

“是啊，有多少人想娶我们老板的千金都高攀不上，你儿子可倒好，勾引了人家女儿，不知感恩，竟然还……真是该死，你们全家都该死，没一个好东西。”

眼看他们越骂越起劲儿，而这边的阿姨只是低头站着，她颤抖着用一块纸擦去脸上的口水，像一个罪犯似的不敢开口，我实在看不下去了，气愤地站起来：“行了行了，你们还有完没完？一人做事一人当，既然是她儿子杀了人，法律自然会还你们一个公道，你们这是干什么，二次开庭啊，凭什么，你们有这个权利吗？”

“咦，这是哪里来的个小妖精？你也活得不耐烦了，你找死啊，啊？哪儿凉快哪儿待着去。”胖子冲我吼道。

“还一人做事一人当，她当得了吗？你狗拿耗子多管闲事，滚开！”一个小伙子冲过来拳头带着风差点打到我的脸。

“嗨，你们想干什么？”月儿忽地站起身一把推开小伙子大声喊道：“想骂人也不看地方，人多啊，走，院长办公室闹去，谁怕谁啊，啊？”

看着毫无辩解能力的阿姨，我忍住怒火，一板一眼地说道：“从法律角度讲，杀人偿命，欠债还钱，天经地义；从人性的角度讲，你失去女儿，她失去儿子，这样还不够，你们还想怎样？”

大胖子血红的眼睛怒视着我，“你是谁？”

“你管我，听众，怎么了？”

“听众还这么嚣张，找死啊你？”

“到底谁在这里嚣张？你们一伙人欺负人家一个人，不觉得过分吗？”

“哎，还真是驴槽里多出个马皮，多了一张皮，你找死也不拣个好日子咋地？”肥胖子胡萝卜似的粗手指用力戳了一下我的脑门儿，我的心一下子“突突”狂跳，生平第一次遇到这个阵势，愤怒的嗓门失了声调，我尖声喊道：“想干什么？你是当事人不错，但你首先得是个守法的公民，请不要自讨没趣，否则，你会后悔的。”

“你个死皮女子，你再敢多说一句试试？”说完他手指戳着阿姨的

额头：“死婆娘，你给我听好了，今天是2005年4月20日，如果十天以内，你儿子的人头没有落地，我跟你姓，走！”他像土匪头子一样肥臂一挥，一伙人狂笑着扬长而去。

我和月儿惊呆了，眼看着他们狂笑着扬长而去，看见阿姨用衣袖擦着脸，无力地跌坐到凳子上，低头抹着委屈的眼泪，我俩心里好难过啊。

我这是干什么来了，这个地方我以前从没来过，无端地被人戳着额头一顿臭骂，真是晦气透顶了。

阿姨手扶着腰低头踉踉跄跄地走出去了，她的背有些驼，蹒跚的脚步就像走在凹凸不平的山地，孤单无助，可怜可悲。我冲出法庭想追上她，就听见姐夫在楼上的窗口喊：“李萨，上来一下。”我只朝他挥了一下手就跑了。

月儿没跟我出来，大概去了我姐夫那儿，我追上阿姨，扶着一直低着头连看都不看脚下的她，跟着她穿过车辆呼啸的马路。

“阿姨，您家住哪儿，我送您回去吧？”她这才抬起满是泪痕的脸看着我：“姑娘，阿姨谢谢你，谢谢你。”听口音，她不是本地人。路上有块砖头凸出来了，她一个趔趄差点摔倒，我赶紧扶她坐到一家商店的台阶上：“阿姨，您先休息一下，我给您买瓶水去。”阿姨真是渴了，她接过矿泉水一口气差点喝完，然后喘了一口气，睁着红肿的眼睛：“姑娘啊，你真是个好人，只可惜，这世道好人越来越少了，越来越少了。”

我陪着她坐在台阶上，看着路上匆匆走过的行人，心中不免感慨，如果有一天，我的母亲老去，身边没人陪伴，遇到事情就这样痛苦悲伤地坐在路旁那该有多么凄惨啊！

看着她嘴唇干裂神思恍惚，我赶紧摸摸兜里，还有一百来块钱，“阿姨，您家住得远吗？要不我先请您吃顿便饭，然后送您回去，好吗？”

她摇摇头，长长地叹息道：“我的儿啊，他就要没了，我这老没用的，还回去干吗，不如早死早解脱。”

“阿姨，您别太伤心了，我想总会有办法的，你们……好像也没请个律师？”

“没有，我儿子他不要律师。”

“为什么，这么大的事，为什么不请律师？”

“他说，自己是罪有应得，只盼着早点解脱。这个傻孩子啊，他真是让我操碎了心，哎——”她的眼珠充满血丝，泪水像断了线的珠子，顺着毫无血色的面颊滚滚而落。

“您是一个人来的吗，也没个其他人陪着？”

“哎，家里没别人了，他爸早死了，两个小儿子在外地上学。”她凄惨地咧咧嘴。

回想起学校每次活动我潇洒地主持和精彩答辩的劲儿，只要稍作准备，没有能难倒我的，可这会儿看着阿姨，却不知道说什么才好，这就是书本和现实社会的差距吧。我是一个感情用事的人，从小就见不得别人伤心流泪，一旦遇到什么事，人家还没怎么地，我已经是哭得稀里哗啦的。在法庭上，我看到犯人刘盼盼的无奈和绝望，看到受害方的强硬和专横，那时我就想，只要对刘盼盼的案情有一丝的改变，我都要想办法帮他们，毕竟是人命关天的大事啊，可就凭我，又能有什么好办法去帮他们呢？

本来还是好好的晴天，不知什么时候已经乌云密布，好像要下雨了，一阵冷风吹过，可怜的阿姨抱着肩打了个寒战。

“阿姨，天气不太好，一会儿可能会下雨，我们走吧。”我搀扶起她走进附近一家餐馆，为她要了一大碗烩面和小菜，催促她赶快吃了。看来阿姨是真的饿了，她也顾不得烫，呼噜噜就吃完了，可她却要抢着掏钱，其实我早就买了单，她不好意思地看着我：“孩子啊，阿姨这活得人不人鬼不鬼的，白瞎了你这碗面。”

“说什么呢阿姨，今天碰上您这事儿，我们就算是认识了，一碗面而已，也不知道您家远不远，要不先到我们家里去歇歇？”

“孩子，不用了，谢谢你的好意，我……”

“阿姨，有什么事情需要我帮忙的，您尽管说，我希望能帮您做点什么，好吗？”

“孩子啊，没人能帮得了我，事情已经这样了，我们听天由命吧，只可惜，我的儿啊，他才三十来岁，就要命丧黄泉，可怜呐，呜——”她禁不住双手捂住嘴巴又哭起来。

看着外面乌云密布的天空，我心里很着急：“阿姨，您的家到底离这儿远不远，要不，我还是先送您回去，以后的事我们慢慢来，好吗？”她终于止住哭泣，鼻涕眼泪弄脏了一大堆餐巾纸。

“不用了，姑娘，我家在和平镇，我今天起得早，是走来的，时间还早，我还是慢慢地走回去，反正家里没水没电的，回去也是……”她边抽泣边说道。

“和平镇？天哪，离这儿五十里地呐，您从早上一直走到下午三点

多钟？”

“就这样走走停停的，也不觉着累。”

其实，我看到她满脸虚汗，浮肿的眼皮沉重地眨着，已经很累了。我突然想到一个高中时的同学，立即打电话：“喂，向东啊，我，姐姐，在干吗？”

“哎呀美女，打错了吧，怎么会想起我的，太受宠若惊了。”

“少贫啦，有空吗？”

“太有啦，只听美女一声召唤，刀山油锅任您选。”

“少来啦，用一下车，就现在。”

“一句话，分分钟到。”

圆头圆脑的向东真的不到十分钟就开车过来了，他也没问什么，拉着我们就走。五十里地，开车其实就二十几分钟，可是，阿姨可能得走八九个小时。

小镇七八里见方圆，街道干净，商铺紧凑，各类地方吃食、民间杂耍随处可见。阿姨带着我们来到一条僻静的街道拐角，车子停下来后，她带我们走过几家商铺，来到一个小而旧的锁着门的小店铺前，她颤颤巍巍地掏出钥匙打开店铺门，极其不好意思地让我们进了门。里面光线很暗，十多个平方米的小店里一片狼藉，杂货店的货物不多，但都杂乱无章地随处堆放，地上湿漉漉的，也不知道是油渍或者是其他的什么黏糊糊的渍。她尴尬地示意我们跟她走，原来进到柜台后面，有一扇小门，推开门竟然是一个小院子，对面有个低矮的房间，她打开门，里面没有灯光，还被房檐给遮着，黑乎乎凉飕飕的，感觉透着风。我没进去，只是站在巴掌大的院子里，向东一低头先走了进去，阿姨看着我，我也只好低头进去。泥土地上不太平整，两个高低床，一个上面堆放杂物，一个还算干净，两只摞在一起的旧木箱，几样简单的炊具。这是一个家，一个再简单不过的五口之家，和杂货店一样大小，那里营业这里住人。在这里他们养育了一个健壮高大的刘盼盼，两个大学生。我看着这一切，对阿姨的钦佩之情油然而生。在来时的路上，阿姨告诉我们，他们的小店早已经被吴老板砸了，也给断了水电，她是不敢再开了，事情已经过去半年了，她的两个小儿子还在外面边打工边上大学，她们的生活已经到了无法维持的地步，只等盼盼的事情有了结果，吴老板才有可能放过他们。所以，盼盼只求能早日宣判，还母亲一个清静，让巴掌大的小店正常营业，供养两个弟弟读完大学。

等眼睛适应了里面的光线后，我这才发现，小屋虽然小，但很干净，墙壁上有很多奖状，三个孩子的都有，有些都被熏得变了颜色。在奖状中间有一个相框，我凑近看到了他们一家人的照片，有好多张三个孩子一起的和分开的，而刘盼盼身材的高大、容貌的俊朗和两个白皙瘦小的弟弟毫无相似之处，而阿姨和她的丈夫也都是身材瘦小模样清秀，典型的水乡男女。我想起了妈妈的一句话：一娘生九子，九子各不同。

“阿姨，您看我们这北方地势高，风也大，人都给晒成了高粱色，还是你们南方好，那里山清水秀，四季如春。”我没话找话。

“是啊，我们那里是不错，记得我刚来那会儿，鼻眼干燥，嗓子里冒烟，每天还不停地流鼻血，我老公也是。”

“哎，我说阿姨，你看你放着你们老家那么好的地方你不待，跑到我们这里来受苦，你看看你这住的地方就像我家狗窝一样。”向东粗声粗气地说道。

“白痴，象牙塔里呆傻了吧，你？”

“象牙塔怎么了，那也是我老爸艰苦创业得来的好不好。”

“看你那样子，我还以为是你自己艰苦创业挣来的，笑话别人，够格吗你。”

“SORRY，我错了，我错了还不行吗？”他大大咧咧地说道。

“弱智。”我偷偷地骂了他一句，不再理他。

天没下雨，倒是有些亮起来，时间尚早，我坐到床边，向东看我没走的意思，就说到外边溜达一圈。

“姑娘，喝口水吧。”阿姨突然想起来似地递过一瓶矿泉水。

“阿姨，我不渴，您不用客气，我坐一下就走，您也过来坐吧。”

阿姨紧贴我坐下，她长长地出了一口气，惆怅地低下头。

我也长出一口气，“阿姨，您也不用太伤心，总会有办法的。”

“孩子啊，没辙了，我儿子他死定了，哎——”

我想先了解一些他们的家庭情况，分散她的注意力，让她暂时离悲痛远一些：“阿姨，我想您当初离开家乡肯定有什么特殊原因吧？”

“是啊，老家再不好，那也是自己的家啊，这都是为了孩子，为了他们，我们……我老公把命都丢到这里了，他是到死都想回到自己的家乡去，可是，没能啊，他葬在了这里，就在我们后面的山里，等以后我也死了，如果我的孩子们有出息了，就把我们一同迁回老家去，但这只

能指望我的两个小儿子了。最近，我常常去他爸的坟前，我告诉他，我要把我们的大儿子也埋在他的身边……我的儿子啊，他好可怜呐，他年纪轻轻的就……我不忍心啊……”她捶着腿哭起来。

“阿姨，阿姨，您不要……不要太伤心，要保重身体。”我的眼泪也止不住流下来。

好不容易等她情绪稳定下来，在我的询问下，她简单地讲述起来。

“这还得从三十多年前讲起，我家住在温州乡下，那时候生活虽说贫穷，但是年轻，也不怕吃苦，整天嘻嘻哈哈无忧无虑的。二十三岁那年我嫁到几十里外的刘家湾。我丈夫他人很好，又勤快又老实，对我也是百依百顺的。我们那里人多地少，每个人平均不到半亩水浇地，但早涝保收，生活还过得去，可遗憾的是我结婚四年了，还没怀上孩子，婆家人说话也越来越难听，我……自从我生下墩儿以后，这日子才算安稳下来，我家墩儿小时候长得可漂亮了，也特别懂事儿。

“墩儿长到七岁时，我又怀上了，为了躲避计划生育，没办法，我们只好跑到这里，来投奔我老公的堂妹。”

“他妹妹嫁了这么远？”

“他妹子认识了一个小伙子，是这儿的人，哭着喊着死活要嫁，和家里闹得一塌糊涂，到最后还是嫁了，我们现在住的这个地方以前是她家的，我们也是做各种活儿攒了好几年的钱才买下这个地方的。好歹有了个落脚的地方后，我们是一半住人，另一半靠东拼西凑地借了钱，批发一点小百货，就这样，有了个人住的，也有个巴掌小店养家糊口了。几年后，我又怀上了老三，本来不打算要，可就是喜欢个姑娘，看能不能生个女孩儿，生下后谁知道又是个小子。我们一家五口就挤在这么一个小屋里，生活虽然清贫但还算安稳。

“我家墩儿在镇上谁不夸他，他长得漂亮学习又好，每年都拿几个奖状回家。你看，这个这个这这这，都是他得的。”她指着一墙奖状的其中几个，骄傲之情无须掩饰。

“那时候，附近一些好心人看到我们不容易，就这家给把葱，那家给把蒜，把穿剩的衣服也送给我的孩子们穿，我们也常到地里捡人家不要的柴火。晚上，也常常打个手电筒，在街道旁边捡人家白天买菜时丢弃的菜叶拿回家煮了吃。我们的生活不如人家，可我的儿子们都很乖，很听话。其实，不管生活有多么艰难，只要一家人能够平平安安地在一起就是福啊。可好日子没过几天，我老公他……他却得了那么个不治之

症，哎，为了他，我们是旧账还没还完又添了新账，哎，到头来还是人财两空哪！他倒是撒手去了，可我们娘儿几个欠了一屁股的债，可怜我的墩儿，他学习那么好，可小学刚上完就辍学帮我撑起了这个家。”她随手扯过一个旧毛巾，擦着满脸的鼻涕眼泪。

我轻轻地拍着她的肩膀：“阿姨，困难每个家都会有，只是轻重不同而已，只要您挺过这个最困难时期，等到您两个小儿子大学毕业后，找到一份工作，你们的生活就会好起来的。”

“我不愁他们两个，他哥哥为他们吃了多少苦，你想都想不到，那时他才十三岁，就帮我撑起了这个家，如果不是他，哪来他俩的今天？”

“十三岁就辍学，真是太可惜了。”

“是啊，他从小就特别懂事，从来都不惹我生气，他的脾性就像个温厚细心的大姐姐，是他一手帮我带大了两个弟弟。冬天，一双小手冻得通红，还得帮两个弟弟洗尿布洗衣服，每顿要给小的喂饭，他早早地就学会了生炉子做饭。如果我忙里面的事情，他就在店里帮我卖货，他特别聪明，一分钱的账都不会算错。

“我们小店的货物都要到市批发站去进，那么远的路，又为了省几个钱，每次进货就发愁，这一来一回的少说也得一天，真是苦了这孩子，我这妈当的，我太对不起他了。”

“阿姨，还没到最后，希望还是会有有的。”

“阿姨不求别的了，哪怕判个无期也行，只要能保住他一条命，让我做什么我都愿意。我的孩子啊，我这是造了什么孽啊，老天为什么要这么惩罚我啊，啊？”说罢，她张开嘴巴仰头哇啦啦号啕大哭起来。

“阿姨，这整个案情我也不了解，我想墩儿他那么好的一个人，怎么可能是故意杀人，这中间肯定有误会。”我心里很难受，可又不敢轻易触碰她的伤心事。

“我儿子还不是给逼急了，他品行那么善良的一个人，怎么会杀人？打死我都不会相信。你都不知道，那个吴玉啊，我儿子叫她虐待狂，长得就像一株玉米棒似的，那脸是又窄又长，一双小眼睛滴溜溜乱转，总好像在寻思什么鬼点子，我儿子在她手里，就像猫爪子下的老鼠，被玩弄的都不成人样儿了，这兔子急了还咬人呢，是不？也怪我那不争气的儿子，好好的媳妇硬是给离了，娶了那么个活妖精，这娶都娶了，你就认命吧，到头来还把自己给搭了进去。”

“啊，是小老婆啊？”这个我确实没想到。